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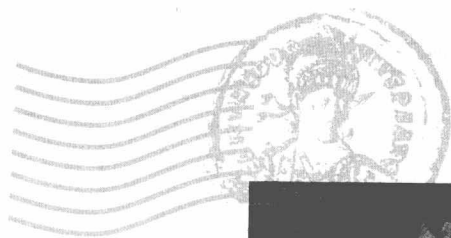
[美] 西奥多·德莱塞 著 任 敏 译

Sister Carrie 

嘉莉妹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美] 西奥多·德莱塞 著 任 敏 译

Parrie 

嘉莉妹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莉妹妹 / (美) 德莱塞 (Dreiser, T.) 著; 任敏译. —呼
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美国. 2 / 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4-7

I. 嘉… II. ①德… ②任…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2324 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嘉莉妹妹

作 者 (美) 德莱塞
译 者 任 敏
责任编辑 陈 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4-7/I·1892
定 价 28.8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7
第 三 章	10
第 四 章	17
第 五 章	25
第 六 章	29
第 七 章	38
第 八 章	45
第 九 章	51
第 十 章	56
第十一章	62
第十二章	68
第十三章	74
第十四章	79
第十五章	85
第十六章	92
第十七章	98
第十八章	104
第十九章	108
第二十章	117
第二十一章	122
第二十二章	126
第二十三章	133
第二十四章	141
第二十五章	144
第二十六章	147

第二十七章	154
第二十八章	161
第二十九章	168
第三十章	177
第三十一章	183
第三十二章	189
第三十三章	198
第三十四章	203
第三十五章	210
第三十六章	217
第三十七章	225
第三十八章	231
第三十九章	239
第四十章	247
第四十一章	253
第四十二章	265
第四十三章	272
第四十四章	278
第四十五章	285
第四十六章	295
第四十七章	304

第一章

当嘉罗琳·米贝尔登上那趟下午开往芝加哥的火车的时候，她的所有家当不过是一只小箱子、一只便宜的仿鳄鱼皮提包、一小纸盒午餐与一个带着摺扣的黄色皮夹子，里边装的是她的车票，一张写着她姐姐在凡·范布仑街地址的纸条与四块钱。当时是一八九八年的八月，她才十八岁，聪慧、害羞，充满了年轻和愚蠢的幻想。虽然她在跟亲人惜别的时候恋恋不舍，家乡却没有什麼舒适的环境使她难以割舍。跟母亲吻别的时候她不禁满眼泪水；车子从她父亲在那儿工作的面粉厂旁边驶过的时候，她的嗓子有一阵哽塞；当她那么熟悉的绿色村庄从车窗外面往后退去的时候，她不禁发出一声忧伤的叹息；和家乡与少女时代若即若离地连结在一块儿的缕缕细丝就这样无法补救地割断了。

当然，前面总会有下一站，任何时候都能下车往回走。前边就是那个大城市，每天像这样的火车往返，把它拉得更近。哥伦比亚城不是很远，她曾经还去过一趟芝加哥。请问，几个钟头——几百英里路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她两眼直瞅着上面有姐姐地址的那张小纸条，心里感到纳闷。她看着匆匆闪过的绿色田野，思路变得更灵活了，开始隐隐约约地想像芝加哥会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一名十八岁的大姑娘离家出走，其结局无非是两种。或者遇见好人搭救变得更好，或者很快接受大千世界的道德标准而变坏。在这种环境中，想保持中等状态是不可能的。大都市中处处是奸诈的花招，其程度并不亚于比它微小得多的颇有人情味的教人学坏的人。有的是种种巨大的影响力，能像非常有文化的人一样用甜言蜜语来诱人。

万点灯光的闪烁与脉脉含情的眼神，对影响人们道德观念来说，具有相同的魅力。纯洁的心灵，总是被某些完全超人的力量带坏。现实喧嚣，生活热闹，蜂窝式的不可计数的楼房，以其模棱两可的语言，使那惊愕的心感到不安。耳旁听不见谆谆的劝告，有多少谎言和谬误不会灌入那缺乏提防的耳朵中去！因为看不清它的真相，这些美丽的外表，犹如音乐一样，能够令思想单纯的人陶醉松懈，意志变得薄弱起来，随后使其堕落。

嘉罗琳在家的时候，家人亲昵地称她嘉莉妹妹。她已经具有简单的观察与分析的能力。她只管自己顾自己，但是不太强烈，这是她的主要特征。她满怀青春时期的热烈幻想。尽管秀美，她还不过是一个在发育期中的美人儿。但是由她的身段已经能够看出早晚会发育成熟的动人身段了。她的眼中流露出与生俱有的聪慧。她是一个地道

的美国中产阶级少女——她们家已经是移民的第三代了。她对书本没有任何兴趣——更别提什么知识了。她的一举一动略显俗俚，不会优美地扬起她的头，双手也极不自然，尽管双脚小巧，不过长得扁平了些。然而她非常关心自己的魅力，很快就能领悟生活中强烈的乐趣，迫切希望得到种种物质方面的享受。她像一个装备不齐的小骑士，冒险去侦查那个未知的都市，狂热地梦想着一种朦胧而又遥远的至高的力量，来征服这个新世界，让它受自己支配——正如虔诚的忏悔者一样，跪倒在一个女人的脚下。

“看，”有人在她耳旁说道，“那便是威斯康辛州最漂亮的度假胜地之一。”

“真的吗？”她局促不安地答道。

火车刚开出华克夏。但是她已经有好一阵儿意识到身后有一个男人。她能够感觉到那个人在端详她那秀丽的头发。他始终在那儿心神不定，所以凭借直觉，她感到身后那个人对她愈发感兴趣。少女的拘谨与在这种场合传统的礼仪都提醒她不能搭腔，不允许这样套近乎。但是精于此道而又曾多次得手的这个人，仍然以他的胆量与磁性般的吸引力获胜了，她回答了他的话。

他俯身向前，双肘放在她的座椅背上，依然使自己看上去温和而又健谈。

“是呀，那是芝加哥人的一个大度假地，旅馆都很好。你对这儿很陌生吧？”

“哎！不，我非常熟悉，”嘉莉答道，“是这么回事，我生活在哥伦比亚城，但是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

“那么，你是初次到芝加哥了。”他说。

在他们攀谈的时候，她用眼角隐约看到了一点儿那个人的面容：发亮的脸，淡淡的一撇小胡子，一顶灰色的浅顶软呢帽。这会儿她回过头来，正面看着他，脑际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女性调情的本能纷乱地掺杂在一块儿。

“我方才没这样说。”她回答说。

“啊，”他答道，一副曲意奉承的样子，带着假装认错的表情，“我还以为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呢。”

这是在一个制造厂当旅行推销员的典型——那个时候人们为这种人起的最早诨号，是那时流行的俚语，叫“皮包”。他倒可以用一个最新的词儿——“吃软饭的”。这个词是一八八〇年在美国突然流行起来的，是那种为了博得易动感情的年轻妇女的好感而用心打扮，有意做出一举一动的人的简称。他穿的衣裳是栗色方格花呢制作的，在那个时候是非常新潮的，但是很快就成了人们熟悉的生意人的服装了。背心领口开得特别低，露着白底粉红条子的浆硬的衬衫胸部。外套袖口，露出一双布料相同的花袖口，扣着大而扁的金纽扣，上边嵌着称为“猫眼儿”的黄玛瑙。手上戴着几只戒指——一只永远是永远不走样的沉甸甸的图章戒指。背心上垂着一条漂亮的金质表链，链上拴着“共济会”的秘密徽章。全套衣服非常贴身，配上擦得发亮的厚底漆皮鞋与灰色呢帽，针对他所表现的智商而言，却也颇具魅力。嘉莉瞧了瞧他，他要炫耀的一切优点绝对已经被她看在了眼里。

我想略记一二这号人成功的方式和手法中最突出的特点，免得错过了此次机会，他们就永远地湮没无闻了。当然，服饰讲究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服饰这种东西，他就称不上什么人物了。第二是身体强壮，全身充满了对女性的强烈渴望。他生来没有忧愁，既不用心去想什么问题，也不关心世间的各种力量或问题，控制他的生活动力并非对钱财的贪得无厌，而是对声色之乐的无厌追求。他的方法一直非常简单。首要的原因是胆大，这完全是基于对异性的渴望与爱慕。他只消和一位年轻姑娘见上一面，便会非常殷勤地套近乎，花言巧语，往往令对方很难拒绝。假如女方有一点儿卖弄风情的意思，他会直接给她整整领带，或者女方同他“交上了朋友”，他就会直接称呼她的小名。如果在一家百货公司闲逛，他佯装非常熟一样在柜台前无精打采地站在那儿，说一些套近乎的话。在一些人不多的场合，比如火车上或候车室中，他不会那么大胆。假如出现看起来可以下手的对象，他就振作精神——打招呼问好，把她带到豪华的客车上，为她提包。假如提不到包，便在她身旁坐下，希望能够殷勤地送她抵达目的地：拿枕头、送书、摆脚凳，放遮帘。他能够做的也就是这些。要是她到达了目的地，他却没下车给她看护行李，那是由于在他看来他的追求肯定不成功。

女人有朝一日应当写一本完善的衣服经。无论多么年轻，这样的事情她是非常精通的。男人服饰里有那么一种无法言表的微小界线，她靠这条界线能够辨别什么男人值得瞧一眼，什么男人可以不屑一顾。一个男人只要滑到了这一界线下面，他休想得到女人的重视。男人衣服里还有一条界线，能使女人转而留意起自己的衣着打扮来。此时嘉莉在身边这个男人身上便发现了这条界线，因此不免感到相形失色。她觉得自己身上穿的那套镶黑边的简朴的蓝色衣裙太寒伦，脚上的鞋子也太旧了。

“喂，对了，”他继续说道，“你们镇上我还认得很多人呢，比如布店老板摩根罗斯，还有绸缎店的吉普森。”

“哦，真的吗？”她插了一句说道。她想到自己曾经对他们橱窗中陈列的东西多么羡慕不已。

他总算看出了她的兴趣，于是轻车熟道地继续谈下去。没有几分钟，他就索性走上前来同她并肩而坐了。他谈论服装买卖，他的旅行、芝加哥与那儿的各种娱乐地方。

“如果你这次是到那里去，你准会认为那里非常有意思。你有没有亲戚？”

“我去看姐姐。”她说道。

“你要去看一看林肯公园，”他说，“还有密歇根林荫大道，那儿正盖高楼。是纽约第二高楼——大极了。有许多东西可以看——剧院、熙来攘往的行人、美丽的房屋——啊，你肯定会喜欢的。”

在他描绘的这些所引起的她的各种想像中，有一些隐痛。在这样的壮观宏伟面前，她这样微小，这使她很难过。她心中明白，整日处在欢乐之中，这绝对不会是自己以后的生活，但是，他这样一描述物质享受的前景，也使她看到了希望。这么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向她讨好总是使人得意的。他说她长得像哪位女明星，她听后不禁莞尔一笑。

她并不傻，不过这种殷勤毕竟是有点儿作用的。

“你在芝加哥要住一阵子，对吧？”他说着换了一个新话题，这个时候他们的交谈已经非常轻松随意了。

“我说不准，”嘉莉模棱两可地回答——这个时候，也许找不到工作的想法从她脑子里掠过。

“怎么也要住上几个礼拜吧。”他说着，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的双眼。

这时他的话中传递的感情已经不像这几个字那样单纯了。他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很难描绘的魅力给她添加了几分美丽和几分妩媚。她也明白他对自己产生了兴趣，这是使女人既高兴又惧怕的。她的举止很简单，毫不矫揉造作，这就是由于她还没有学会用女人经常用的装腔作势来掩饰自己的情感——因此她做的某些事情不免大胆了一点儿。要是她曾有一个聪明的好友，人家便会提醒她，不能这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个男人的眼睛。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她说。

“哦，我想在那儿逗留几个星期。我想到公司里去瞧瞧货色，弄点儿新样品。我可以带你去逛一逛。”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这样做。我是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这样做。我必须住在我姐姐家里，因此——”

“我想，假如你姐姐介意的话，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吧。”他取出铅笔与小笔记本，似乎什么都已经商量好了，“你住什么地方？”

她摸了摸住着住址纸条的钱包。

他伸手到后边的裤兜中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夹，里边塞满了单据，旅行里程记录本与一卷钞票，这让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过去讨好她的男人中从来没有谁能够拿出这样一个皮夹。是的，她还从未同一个走南闯北、性情活跃的人这样打过交道。那个鼓鼓囊囊的钱包，那双发光的棕黄色皮鞋，那身时髦的套装，以及他一举一动的那种气派，在她脑中隐隐约约构筑了一个幸福的世界，他正是那个世界的中心。不管他做什么，她都乐于接受。

他掏出一张漂亮的名片，上边印着巴特利特-卡约公司，左下角印着：

查利·H·德鲁埃。

“那就是我的名字，”他将名片递给她，指着上面的名字说，“要念为‘德鲁-埃’。从我父亲的那面看，我家的原籍是法国。”

当她在看名片时，他放好钱包，然后又由上衣兜里的一札信中取出一封。“这是我替他们销货的那个厂家，”他用手指着信封上面的一个图片说道，“通州大街和湖滨路转弯。”话中带着自豪的神色。他感到和这种地方有联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让

她也产生了同样的感觉。

“您的地址在哪儿呢？”他接着问，一面握着铅笔想要写下来。

她瞧了瞧他的手。

“嘉莉·米贝尔，”她缓慢地说道，“西范布仑街三百五十四号，S·C 汉森转弯。”

他一字不漏地把住址记下来，然后取出他的钱包。“假如我星期一晚上去，你不在家？”他说道。

“我看会的。”她回答。

语言不过是我们内心深处情感的一个朦胧的影子，这话千真万确。它们不过是一些可以被别人听到的小小链子，将许多听不到的感情与意图连在一起。现在这两个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过是短暂地谈了几句话，取了一次皮夹，瞧了瞧名片，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真正的感情有多么难以言表，他们都没有足够的聪慧，无法摸透对方的心理。他说不出他的引诱是怎么得到成功的。至于她，直到他记下了她的地址，才知道自己一开始是随波逐流。这个时候她才感到自己输了一着——至于他，已经赢了一局。他们觉得彼此之间已经有了一点儿交情。他已占领了谈话的主导地位，讲话从容了。她也不拘束了。

他们快要到达芝加哥了，处处都是忽明忽亮的信号。一节节车厢在他们身边一掠而过。穿过广袤坦荡的原野，他们看到一排一排电线杆，穿过田野，一直通往那座大城市。远方是郊区城镇的轮廓，有很多直冲云霄的大烟囱。

旷野是不时耸立着一些两层的房屋，没有围墙和树木，仿佛是愈来愈近的房屋大军的前哨。

对于儿童，对于富有想像力的人，或者从来没有出过门的人而言，初次即将到达一个大都市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经历，尤其是在傍晚——光明与黑暗的世界正在搏斗的神秘时刻，那个时候生活正由一种气氛或景象向另外一种过渡。哦，夜的希望。对于疲倦的人们还有多少希望和许诺没有给予！一切往昔的希望总是一天天地在这一时刻复苏！那些辛勤劳动一天的人们在喃喃自语：“我很快就能歇口气了。我就要痛痛快快地乐一回了。街道与灯火；灯火辉煌的卧室与摆放整齐的晚餐，这些都在等我享用。还有戏院、舞厅、聚会、种种休息场所与欢乐手段——在夜间全都是我的了。”尽管身子仍然被关在车里，一种激动的情绪却已经溢到了外面，四处飘荡。甚至连最迟钝的人都觉得心中有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那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

嘉莉妹妹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她好奇的心情使她的旅伴受到了感染。这些是那么具有感染力，他再次感觉到这个城市的美妙，所以逐一指给她看。

“这是芝加哥西北区，”德鲁埃说道，“那是芝加哥河。”他用手指着一条浑浊的小河，河中都是来自遥远水城的大帆船。这些船桅杆矗立，船头紧傍着竖着黑色木杆的河岸。火车喷出一阵浓烟，哐啷一下，铁轨发出一声碰撞声，那条小河就被甩在右边了。“芝加哥会是个了不起的城市，”他继续说，“这是个奇迹。你会看到这儿有很

多东西值得一看。”

这一切她根本没专心听。她的心正被一种忧虑笼罩着。她独自一人，离开家园，闯入这片生活与奋战的大海，情绪肯定会受影响。她不禁觉得喘不过气来——身体有些不适，因为她的心跳得很快。她半闭眼睛，极力对自己说这无所谓，哥伦比亚城离这儿很近。

“芝加哥！芝加哥！”列车员高声嚷着，嘭的一声把车门打开。他们驶入更加密集的车场，车场上响起一片嘈杂的喧嚣声。她将那小小的旅行包拎起来并且牢牢地攥着她的包。德鲁埃站起身，踢腿弄平裤腿，把他那干净的黄色手提包抓起来。

“我想你的亲戚会来接你吧。”他说，“我来给你拎手提包。”

“哦，不必了，”她说道，“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我和姐姐见面的时候，希望你别与我在一块儿。”

“那好，”他非常和气地说，“但是，我就在旁边。假如她不来，我会将你平安无事地送到那儿的。”

“你太好了，”嘉莉说，感到在这种陌生的场合这种关心是多么珍贵啊。

“芝加哥！”列车员拉长音调嚷道。他们这会儿到了一个很大的车棚下面，阴暗的车棚中已经点起了灯。处处都能看到客车，火车如同蜗牛般缓慢行进。车厢中的人全站起身来，挤向门口。

“哦，我们已经到了。”德鲁埃说着走在前面朝门口走去。“再会了，星期一见。”

“再见。”她握了一下他向自己伸过来的手回答说。

“记着，我会始终看着你，直到你和你姐姐碰面。”

她看着他的眼睛，嫣然一笑。

他们跟随人群下了车，他装出不认得她的样子。站台上一个面颊消瘦，很不显眼的妇女看到嘉莉，赶紧迎过来。

“哎，嘉莉妹妹！”她说道，然后是表示欢迎的拥抱。

嘉莉立刻感到情调已为之大变。在这些迷惑、喧闹与新鲜奇特的环境里，她感到无情的现实攫住了她的手。这并非一个光明的欢快的世界，也没有去各个地方消遣的娱乐。她的姐姐身上带着很多饱经忧患、历尽世间艰辛的痕迹。

“哎，家里人怎么样？”她说道，“爸爸与妈妈身体可好？”

嘉莉一一作答，可是脸对着别的地方。在过廊尽头，在大门口，一边通往候车室，一边通往大街，站着的是德鲁埃。他正向后张望。他看见她正向他这边瞧，而且已经平安地同她姐姐见了面，于是转身离去，留下一个朦胧的微笑，只有嘉莉看到了那个微笑。当他离去的时候，她突然感到孤独起来。当他的身影不见的时候，她感到他确实离开了。和姐姐呆在一块儿，她感到寂寞，仿佛一个孤零零的人掉入汹涌澎湃的残酷的大海。

第二章

明妮居住的公寓，那个时候对于占据一个楼面的套间都是这样叫的，是在西范布仑街工人与职员的住宅区中，这些人全是以前移居到这儿来的，仍然不断地有许多人搬来，平均一年要骤增五万人口。这套房间在三楼，前边的窗户临街，一到晚上，杂货铺灯火通明，孩子们在那儿玩耍。公共马车驶过的时候的铃铛声传来又在远处消失，在嘉莉听上去非常动听，既奇特又新鲜，明妮领她走进前房，当她看见那灯火辉煌的街道，这个向四周各个方向伸展数十里的大都市里的阵阵铃铛声，热闹的行人和嗡嗡声令她觉得无比吃惊。

说过见面的客套话之后，汉森太太把婴儿交给嘉莉，接着去动手准备晚餐。她丈夫只是问了几个问题，就坐下去读他的晚报。他不爱说话，出生在美国，父亲是瑞典人，他目前是畜牧场冷藏车的清洁工。对他而言，小姨子来与不来，跟他没什么关系。她的到来既不令他愉快也不使他恼怒。他所讲的惟一重要的话题是在芝加哥找工作的机遇问题。

“这里是大地方，”他说道，“你用不了几天就能够找到活儿干。任何人都能够找到。”

她要去找工作，一日三餐得付饭钱，这件事情尽管没有提前说明，不过已经达成默契。他是一位正直的人，生活简朴，在特别远的西区分期付款购置了两块地皮，已经付过几个月的钱了。他的心愿是有朝一日在那里建造一所自己的房子。

利用准备晚餐的时间，嘉莉对公寓打量了一番。她天生具有一些观察力，还有任何一个女人特别丰富的——直觉。她感到他们的生活非常困难。房间四壁上花纸的颜色一点儿也不协调。地板上铺着草席，惟有起居室铺着一块薄薄的破地毯。显然家具是匆促之中拼凑起来的，是从那种分期付款店买来的质量非常糟糕的货色。

她与明妮坐在厨房中，怀抱婴儿，直到孩子哭起来。接着，她就站起身走来走去，哼着歌儿，直到汉森被哭声吵得读不成报纸了，索性过来将孩子接了过去。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出他性格中可喜的地方，他非常有耐心。可以看出他非常喜爱他的孩子。“行了，行了，”他一面走动，一面说道，“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声音里稍稍带些瑞典口音。“你大概很想先在城里看一看？”明妮在吃饭时问道，“那么，星期天我们一起到林肯公园去。”

嘉莉留意到汉森对这个提议始终都一言不发，他好像在琢磨着其它的事情。

“但是我打算明天先到处逛逛，”她说，“我还有周五与周六两天空闲可以利用，这没有什么事儿。商业区在什么地方？”

明妮开始说，不过她丈夫将这一话题接了过去。

“在那儿，”他用手指着东面说道，“在东边。”

接着他开始了今天他的头一次大谈特谈，是有关芝加哥的城市布局的。

“你可以顺着富兰克林街的那些大厂家去问一下，就在河那边，”他最后说道，“有很多姑娘在那儿工作，你回家也很便利，路很近。”

嘉莉点了点头，问她姐姐街坊邻里的情况。后者降低嗓门，将自己所了解的很少的那点儿事情告诉她，而汉森只顾看孩子。然后他猛地跃身而起，将孩子递给了自己的妻子。

“我早晨必须早起，我要睡啦。”于是，他就离开了，进入堂屋隔壁那间黑灯瞎火的小卧室，整个晚上再也没露面。

“他在非常远的畜牧场上班，”明妮说道，“因此每天必须在五点半起床。”

“那你几点起床准备早饭呢？”嘉莉问。

“四点四十分左右。”

她们一块儿将当日的家务做完。嘉莉刷碗，明妮为孩子脱衣服，把他放在床上。明妮的言行举止都表现出她习惯了克勤克俭，嘉莉能够看出，姐姐的生活便是整日地忙活。

她渐渐地认识到，自己和德鲁埃的关系必须要断绝了。他绝对不能来这里。汉森的举止和明妮的压抑神态，当然了，还有这个公寓的整个气氛，都使她看出，除去整日操劳以外，其它的一切事情他们都会坚决反对。假如汉森每天晚上都坐在前厅内读报，如果他与明妮一个九点，一个九点多便去上床睡觉，那他们将怎么来要求她？她意识到，自己首先应该找一份工作，在生活方面能应付过去，之后才可以考虑找朋友之类的问题。她与德鲁埃的小小的调情，这会儿看上去好像是不同凡响的了。

“不行，”她心中想道，“他绝对不能到这儿来。”

她从明妮那儿要来墨水与纸，那些东西全放在餐厅的壁炉架上。等明妮在十点钟上床睡觉以后，她便取出德鲁埃的名片开始给他写信。

我无法叫你到这儿来找我，等下次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再说，我姐姐家地方非常小。

她琢磨着接下来写些什么，想要说一说他们在火车里的那番交情，又感到难为情。因此她只是生硬地感谢他在火车上的关照，然后她又为怎样写署名前的敬语大费脑筋。后来她准备用严肃的口气写上“十分忠诚的”，然后又改为“真诚的”。她将信封封上，写好了地址，随后起来进入前厅。前厅的一个角落凹进去一块，她的床就摆在那里。窗子敞开着，她拖了一张小摇椅，到窗子前面坐下，默默地看着窗外的夜色与街景，惊叹面前的一切都是那样新奇。这么想着，后来，她累了，坐在椅子上，倦意慢慢地袭来，她起身换上睡衣，上床睡觉了。

她在次日上午八点睡醒时，汉森去上班了。她姐姐在那间既是起居室也是餐厅的屋里忙着做针线活儿。起来以后，她给自己弄了一点儿早饭，随后就向明妮请教怎样找工作的事儿。从嘉莉上一次与她分手以来，她有了极大的变化。她瘦骨嶙峋，可是身体还硬朗，尽管二十七岁，不过因为受了丈夫的影响，她对娱乐与责任的观点比她在生活与世隔绝的少女时代更为狭隘。她请嘉莉来，并非由于渴望同她见面，而是因为嘉莉不喜欢家乡的生活。嘉莉在这儿说不定能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看见妹妹她自然也很开心，不过在嘉莉找活儿这件事情上，她与她丈夫的观点相同。干什么活儿一样，只要能挣钱就行——比如说，起初每星期赚五块钱，刚刚来这儿的姑娘命里注定都得当女店员。她可以去一个大店，在那儿努力干，直到——哦，直到机会降临。

她们二人谁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她们倒并不指望什么提级晋升，也不曾琢磨过结婚。但是，事情会继续发展，虽然朦朦胧胧，到头来总会有转机，嘉莉到这座大城市来辛劳一番，怎么也会获得回报。她正是抱着这种美好的愿望早上出去找活儿干的。

在跟着她找工作以前，我们应当瞧一瞧她将置身于其中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一八八九年，芝加哥发展条件得天独厚，即使青春少女都不怕冒风险来到这儿闯荡，真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日益增多的商业时机令这座城市远近闻名，它仿佛一块巨大的磁铁一般，吸引着各个地方的充满希望的和无可奈何的人——那些尚未发家致富的人或者那些在其它的地方倾家荡产、事业破败的人。这座城市有五十多万人口，却像一座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野心勃勃，具有冒险精神，很有活力。街道与房屋分布相当广，占据的面积已达七十五平方英里。它的人口猛增，不是因为传统的商业，而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工业。这些工业还在准备容纳大批新来的人。处处能够听见建筑新楼房的铁锤敲打声。大工业正在引入。那些实力雄厚的铁路公司意识到这儿的前景，因此早就占据大片的土地，用来发展交通运输业务。电车的路轨已经延伸到四周的旷野，估计这里会快速发展起来。城内已经修好很多英里的街道与排水沟，经过的某些地区，或许只有孤单单的一座房屋，孤寂地竖立着——那是未来繁华市区的先驱。也有一些地区，仍然没有遮风挡雨的房屋，一个晚上只有一长排一长排眨眼的煤气灯照射着，在风中摇晃着。窄窄的木板走道向外延伸，隔着相当远的距离，经过这儿一座房屋，那儿一个店铺，直到隐没在开阔的原野当中。

市中心是个很大的商业中心，并且经营批发业务。涉世不深的人们总是到那儿去找活儿干。所有自以为有气魄的商号都独自占据一座楼，这是那个时候芝加哥与其它城市不同的特征之一。它们能够这样做，是由于这里空地有的是。这么一来，大部分批发商看起来派头十足。写字间设在底层，能够清晰地看见街上。大橱窗玻璃如今已经很常见，那个时候却是抢手货，为底层的写字间增加了豪华的风采。闲逛的人路过这些成套光亮的办公设施的时候，能够看见很多磨砂玻璃，职员在努力工作，颇具绅士风度的商人穿着“时髦的”套装与白净的衬衫，在走来走去或是聚在一起。方石砌

起来的门口，挂着闪烁发光的铜或是镍制的招牌，用简洁意赅的措辞，标明公司的名称与经营性质。

整个市中心有着一一种至高无上而又高不可攀的气概，能够让一般的求职者望而生畏，让贫穷和富有之间的鸿沟看上去更宽更深。

嘉莉胆怯地进入了这一重要的商圈。她向东顺着凡·范布仑街，经过一个愈是向前走愈是一般的地段，然后走到许多简陋房屋与煤场的地段，最后来到河畔。她大胆地向前走，真心实意地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途中展开在面前的景物，令她经常停下来；看见自己根本搞不懂的权力与财势，令她感到孤苦无靠。这些高楼大厦，它们用来干什么呢？那些奇异的能量、庞大的企业，它们到底干什么呢？她能完全理解哥伦比亚城中的小石工场的意义，依据各种用途将石头切割成小块，不过，当她见到巨大的石料公司的场地，处处都是铁路专线的平板车，当中穿插着沿河的码头，有滑轮的钢木结构的巨大起重机在头顶上方移来移去，从她的小天地中看来，这是毫无意义和用处的东西。宽阔的铁路车场，河边的大型工厂与芝加哥河里一排排的运输船队，也使他摸不着头脑。从打开着的窗户她能够看见穿着工作裙的男工人和女工人在忙忙碌碌地工作。大街两边立着不可琢磨的高墙；办公室的宽敞与里面那帮遥远的大人物，令人不可理解。对这帮人，她能够想到的只是不停地点钞票，穿着华丽的衣服，坐马车。要说他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他们怎样做买卖，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对这些问题她只有一些极其模糊的概念。看见这一切那么伟大，那么神奇，那么宏伟，那么高不可攀，她不由得情绪低落。一想起要进入任何一家这样财大气粗的公司找工作，找一份她做得了的工作——无论什么工作，她就吓得心中微微有些发颤了。

第三章

她过了河，到了批发商业区。一到这里，她便左右张望地看许多家公司的门面，准备一看见合适的便进去问一问。在她打量着那偌大的窗子与神气的招牌而犹豫时，她忽然意识到有人在瞧她。他们想必也看出她是什么人——来打工挣钱的。她过去从来没有找过工作，心中有点儿缺乏胆量。一想到人家看穿自己在四处找工作，她就感到难以名状的狼狈。因此，她加快脚步，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像是有事在身。就这样眼睛紧盯前方地经过了许多工厂和商店。最后，穿过了好几条街区，她感到这样做终归不是办法，于是又一次朝周围张望起来，只不过脚步完全没有慢下来。走了没多远，她看到一个大门，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使她留意起来。门前有一块小黄铜门

牌，好像是六七层一幢大楼的进口处。

她猜测着，“可能他们需要添人手。”随后走进大门。距离大门口有二十多英尺的时候，从窗子看进去，看见一位年轻人，穿着灰格子衣服。他跟这家公司是否有关系，她并不知道，不过他恰好抬头向她这边看起来，她的胆量随即消失了，匆匆从门边经过，害羞令她不敢进门。马路对面，有一幢大楼六层，招牌上刻的是“斯多姆-金公司”。矗立在那幢大楼前面，又在心里燃起希望。她心想这是一个绸布庄，一定会雇佣女工。她时常看见楼上的女工走来走去。她决定抛开所有的担忧，进入那幢大楼。她穿过街道，直接往大门那边走去。等她到了那儿，有两个男子正好走出来，在门前停了停。一名穿着蓝色制服的送电报的从她的旁边跑过，踩上门口的几级阶梯，就走了进去。当她站在那儿迟疑不定时，人行道上行色匆匆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几个人经过了她的身边。她孤立无援地举目四顾，发现有人在打量她，因此又缩了回来。这实在是太让人难堪了，她无法在别人面前走进去。

总是失败，她无法承受了。她有些垂头丧气，双脚机械地往前走。每向前走一步，她心中便满意一分，只想快点儿逃离那儿。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她望着各个拐弯处的街灯上写的街名：麦迪逊大街、门罗大街、撒莱大街、克拉克大街、迪尔波恩街、通州大街……她的脚踩在宽广的石板路上疲乏了，不过仍然不住地往前走。街道明亮洁净，这让她有些高兴。上午的太阳照射在路上，热度在不断上升，这令街道背阴的那面更使人感到清凉。她望望头顶上方的蓝天，觉得蓝天从未像现在这样可爱迷人。

对于自己的胆怯，她此刻感到有点儿困惑了。她转身往回走，决定返回斯多姆-金公司去试一试。路上她经过一个很大的鞋行。从大玻璃窗里，她看到用磨砂玻璃隔开的经理部。在那小间的外边，靠大街的进口处，一位头发花白的绅士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眼前摆着一本摊着的大账簿。她不止一次经过这儿，心里还踌躇不决，可是，发现没有人留意她，便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屏帷，站在旁边，低人一头地等着。

“哎，小姐，”那位老绅士问她，目光非常亲切，“你要干什么？”

“我是，是说，你们——我的意思是，你们这儿需不需要帮手？”她吞吞吐吐地问。

“现在不需要，”他笑着答道，“现在不需要。下星期找个时间你再来看一下。也许我们会添几个。”

她一言不发地听完以后狼狈地拔脚就走。她没有料到受到这样和气的接待，太意外了。她预料的比这难得多。她原想他会讲些冷酷无情的话——到底是什么话，她也不知道。但是，人家既没侮辱她，也没轻视她，的确是在她的意料之外。

这次经历令她受到很大的鼓舞，她鼓起新的勇气进入另外一幢大楼。这是一个服装公司，工人显然更多——她看见许多四十多岁衣冠楚楚的人——他们在铜围栏后边。一个办事员朝她走过来。

“你有什么事儿吗？”他问道。

“我要见经理。”她说。他跑了过去，对正在商量事情的三个人里的一个说了些什么话。有一个人就朝她走了过来。

“哎。”他冷淡地说。用这种口气打招呼，一下子使她的胆量都丧失了。

“你们需不需要帮手？”她吞吞吐吐地问。

“不需要。”他生硬地答道，然后转身离去。

她尴尬地往外走去，办事员毕恭毕敬地为她打开门，她混进入群，心中感到很高兴。此次打击令她不久前还愉快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她在街上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子，东张西望，看到一个大公司又一个大公司，可惜不敢进去提出那个独特的问题。已经是正午了，她也饿了，于是找了个不大显眼的饭馆，走进去。没有料到，这里的菜价高得吓了她一跳。自己钱包中那点钱，只能买得起一碗汤。她很快就喝完汤出来了，好歹恢复了点儿力气，勇气也大了点儿，可以接着找工作了。

走了几条街区来选合适的公司，她又一次来到了斯多姆-金公司。这一次，她终于走了进去。有几位绅士在旁边交谈，可是没有留意到她。她就只好站在那儿，眼睛局促不安地直瞅着地板。就在她困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在旁边栏杆中几张写字台旁边，有个男人冲她点头示意。

“您想找哪一位呀？”他问道。

“啊，哪一位都行，”她回答道，“我要找点儿事做。”

“噢，你应当见麦克-马纳斯先生，”他回答说，“你请坐下吧。”他用手指着附近靠墙的一张椅子，又接着悠闲地写起来。不久，一位又矮又胖的绅士由街上走了进来。

“麦克-马纳斯先生，”坐在办公桌旁边的那个男人说道，“这位年轻妇女想找您。”

那位矮个绅士冲嘉莉回过头，她站起身来，向他那边走过去。

“我能够为您做些什么吗，小姐？”他问，一面满怀好奇地看着她。

“我想问一问是否能在哪儿找点儿事做。”她问道。

“什么事？”他问。

“不管什么都行。”她结结巴巴地说。

“你在丝缎庄里干过吗？”他问。

“没有，先生。”她回答。

“会不会速记或者打字？”

“不会，先生。”“那么，你干不了我们这里的事情，”他说，“我们只雇佣有工作经验的人。”

她转身朝门边退去的时候，一张满是忧伤和无可奈何的脸很明显感动了他。

“你过去有过工作吗？”他问道。

“没有，先生。”她说。